

正月返家，立春未至，正是乍暖还寒时。

“想吃荠菜，小叔家茶地里多的是，你俩自己去挖吧。”母亲递给我和儿子一个塑料桶，桶里有两把我小时再熟悉不过的木柄菜铲。

荠菜是我们乡间最常见，也是最早见的一种野菜。苏轼诗云“时绕麦田求野荠”，老家房前屋后，田埂沟壑，只要有泥土，它都可以生根萌发，连片成畦，“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

“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诗经》对荠菜歌以咏之。“残雪初消荠满园，穠羹珍美胜羔豚”，陆游更是对荠菜不吝赞美；而我们小时并不喜食荠菜之类的野菜，“小孩盼过年”更多是钟情于对肉食的奢望。

时令还早，茶园还未返青，茶树上的生态倒是已经热闹闹了，各种我说不上名字的野菜小草这时候都偷偷露出脑袋，你推我挤，谁也不让着谁，谁愿辜负这稍纵即逝的大好春光啊！

年前的一场小雪刚融，茶地里墒情恰好，一脚踩下，松软如绵。嗅一嗅早春的寒气，田野间泥土与腐叶的气息让我清醒而亢奋，仿佛每一个毛孔里都胀满蒸蒸日上的人生。

许是长久没有再亲手挖过野生荠菜，一时拿不准。我蹲下身子，轻摘一小片茎叶，放鼻端一闻，那股淡淡的清香再次唤醒尘封的熟悉，这便是它了！

左手掂起它像八爪鱼一样的一只手脚，右手的菜铲贴地寻根铲去，随手一抖，抖去毛根上附着的新泥，一棵荠菜便被拉出了草丛。你都不用站起身来费力寻找，荠菜从来都不会一棵一棵单独生长，都是你拉着我我拉着你扎堆儿，你根本都停不下手来，不多时便是满满一桶。

荠菜是一种越冬植物，初生的荠菜很难吸引人的眼球，小小的一簇，为了生存下来不被牛羊啃食，它不得不将每一片茎叶都紧紧贴在表面上，大多叶片与泥土颜色接近，灰溜溜，干巴巴，让人生不起一丝食欲来。不过，你可不要被它的保护色所迷惑，只要把它采回来，择

一月，带着喜庆，带着满足与精彩，在正月初十的夜里与二月隆重交接。二月，在五九的节点如期而至。好似亲友久别重逢，既有喜悦又感神秘。那挂在天空的春色，随时都可以晕染大地。你看那杨柳枝上的芽苞，你看那池塘里悠闲的水鸟，就连孩子们的笑声都温暖了许多。这些，谁能无动于衷？

二月的阳光，风不再凛冽。轻柔地吹拂着岸边柳，水中荻、墙头的草，吹走了峻岭峡谷的寂寞，吹醒了河底鱼虾的冬梦。初春的风，含着香带着暖，越过高山大海，飞向小桥、枯藤、人家，还有更广阔的天地。古诗云：“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二月的阳光，尽情捕捉閃耀的瞬间。“小园几许，收尽春光”。那枯萎的草、稀疏的木以及凋谢了的花朵，都将

乡思不觉随荠发

陈波

去老叶，洗尽沙土，让它在开水中打个滚，刚刚还干枯如发丝的荠菜就会像灰姑娘换了新衣裙，瞬间变得娇嫩鲜绿，厨房间弥漫着纯粹的田野清新会把你的鲜得翻跟头。

其实，家乡的春天野菜品种很多，有野小蒜、野芹菜、茼蒿、马兰头等等，但最受欢迎的还是荠菜。荠菜的生命力顽强，不用播种，无需呵护；不求水肥，只待春光。“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时令一到，它就自然蓬勃萌发，不要人管地肆意疯长。

“春来荠美忽忘归”，我在地里窃喜着挖个不停，这份难与人分享的确幸与欣喜，就像小时候自己一个人钻出荆棘丛后，蓦然看到漫山遍野都是诱人一点的大麦蒹时才有过。

儿子对我努力抑制的喜悦却一口都提不起兴趣，让他学着去挖几棵荠菜体验一下这野获的乐趣，他蹦蹦着来回几次，拿给我看的却都是形似荠菜的大叶蒿或是别的野菜。他们这一代许是再也不会把这田野乡间当作故乡了。

荠菜性味甘平，《本草纲目》记载“明目，益胃。”故民间有“三月三，荠菜当灵丹”的说法。吃了整个正月的大鱼大肉，早想换换清淡的口味。“春来荠菜胜美豚”，荠菜的吃法多种多样，或炒，或蒸，或做汤，或凉拌，或剁成饺子馅料，或用其煎饼，随意调剂，皆成美味。

先来一道凉拌荠菜解解馋吧！荠菜洗净备好，开水锅里打个滚就得捞起，沥干切段备用。几粒腰果拍碎，与荠菜



拌匀盛盘。用不着加姜末、蒜泥、陈醋之类的去点缀，几滴热油“滋滋”淋下，一盘色泽碧绿、鲜香四溢的凉拌腰果荠菜就做好了。你都不用尝，就这菜的品相就已经是春宴上最早光盘的极点了。儿子最爱的还是荠菜饺子。将焯水后的荠菜略挤一挤菜汁，用刀细细地剁碎，拌上豆腐、粉条、鸡蛋，包成荷叶边的大馅饺子，油煎或水煮都行，一口咬破，那春天的气息便一瞬间喷涌而出，香在嘴里，美在心里……

小叔家院门锁着，一路行来，不少村民家也大门紧闭，新贴的春联也掩饰不了这乡间难遣的寂寞冷清。候鸟一般的人们，年关岁末千里返乡，正月未毕，又收拾行李去往打工的他乡。

记得小时，腊月到正月是村里人一年劳碌后难得的休闲，农村大年守着古老而朴素的仪式感，贫穷又富足。“过”年是对过去一年辛劳的慰藉，更是对未来一年奔忙的祈盼。

但那个炊烟袅袅鸡犬相闻的农村毕竟已经远去，再不见茅屋檐下的冰溜溜，弯弯扭扭坑坑凹凹的乡间小路代之以笔直宽阔平整干净的水泥路，那里曾有无数孩童嬉戏的小河也没了往日的喧嚣。老年人不断老去，年轻人不断离去。一切看起来都没有改变，但是一切

却都已经改变。

在老家的时候，我们拼命想离开脚下这片生养自己的家乡而去追逐梦想的城市，然而，当我们真正在城市扎下须根，才发现那片我们急于脱离的贫瘠土地又是最让我们魂牵梦萦可以真正放松栖息的精神沃土。

“此心安处是吾乡”，只是东坡寄居他乡的自我安慰。故乡，是落叶归根的思念，是一方人对一方水土的眷恋，当乡亲不再相亲，乡土便洇染成了乡愁。

“他乡容不下孤独灵魂，故乡留不住我肉身”从此就有了漂泊，从此就有了乡愁所以就有了牵挂，所以就有了泪花……”

欲报春来为尚早，轻愁一缕惹乡思。乡愁，是一味暂时镇痛的麻药，是那个可以偷偷诉说心底秘密的树洞，用于疗愈你我无处安放的城市化焦虑。

好在，还有个年，它是最后的缆绳，离家万里也会系在你的心上。就像这荒野里的荠菜，哪怕一岁一枯荣，只要时令一到，严寒酷暑也阻止不了它的萌发；只要新年一到，风里雨里也阻隔不了你的归程，哪怕只为短短数日的家人团坐、灯火可亲……

二月

金属

将在二月重现。

我的梦在冬日里徘徊。站在冬与春的路口，在二月回首，与傲雪的红梅点点头；展望，与迎春花默默对视。于是在梦里，在每一次轮转的昼夜之间，凝望太阳与蓝天，仰视月亮与星辰，总有一种欲望在脑海里翻腾。世界之大、时光不老，每一个生命的延续都是传奇。

中国的二月，在疫情三年后的今天，格外让人珍惜。与疫毒奋战的人们，

何止是抗争，更是世上人与自然的奇迹。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由的渴望，对生命的敬畏，当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写照！正如二月初春，给予你、我、他，无限的想象和对往日的眷恋。

从二月起，让我们敞开心扉，放下厚重的行囊，挣脱昨日的羁绊；走自己的路，不必盲从别人的脚步，去拥抱春风，去欣赏一树一树的花开，去静听百鸟争鸣，去舀一瓢静水深流的河水。在二月“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我在二月等你！

年味之于家

冯文

煤炭系统工作一辈子。

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虽多，也不缺吃少穿，可我们依然盼望着过年。因为过年不仅能穿上漂亮的新衣裳，还能收到父母给的压岁钱（二毛钱或五毛钱），70年代中期，一分钱、两分钱都可以买到瓜子、零食的，何况是几角钱呢。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盼望那种以外婆为中心，一大家围在一起吃年夜饭、听故事、守岁的温暖感觉。于我而言，除了新衣服和压岁钱，和父母、兄弟姐妹聚在一起或许更是深盼过年的“诱惑”。

而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城乡一体化结构布局的逐渐形成、完善，以前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的大鱼大肉，只有过年才能穿上的新衣服，对现在的人们来说早已稀松平常，更不说物质条件好的家庭，平常饭桌上鸡鸭鱼肉的，天天都似过年。

但是，年味真的淡了吗？我认为恰恰相反，年味只是换了一个形式存在着。这世上不会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变化并不等于否定从前。中国的文化应该是包容的，是与时俱进的，年文化也应如此！那些说年味淡的人，或许更多的是在怀念过去，怀念那种经岁月过滤后的虽然清贫但是热闹的年的气氛。

现在，过年的气氛远没有过去那么浓烈，尤其是城市，但许多过年的传统依旧还在。俗话说“进了腊月门，转眼便是年。”大到一线城市，小到闭塞的山区，从腊月起就渐渐进入到年的氛围中。先是腌制腊货，接着腌腊八粥，到了过小年（俗称灶王节，自古以来这个日子就很受人们的重视），开始扫尘土、办年货等，随着年夜饭的到来，更是拉开了新年的帷幕，奏响了过年的节奏。再至年二十九，家家户戶贴春联，紧跟着就是除夕了，尤其除夕当天，大人们从早上就开始忙年夜饭，到了



张威 摄

春节假期一过，该上班的上班，该生产的生产，该远行的远行，元宵节的氛围就淡了许多。但我记忆中的元宵节，却无比热闹。我经常听长辈们说，正月十五大似年。

年轻时候的父亲，是文艺活跃分子。舞龙灯、踩高跷、划旱船、唱花灯，样样精通。最令人佩服的是，他每次演出都没有脚本，而是见眼生情，看到什么就唱什么，不但顺口押韵，而且妙趣横生，经常博得乡邻们的

时常梦见故乡，家门前那几棵老槐树。在儿时的每个春天里都如约花满枝头。

母亲说，春天的槐花蒸炒起来是可口的菜，捣碎了还能做槐花酱，于是我们就村前屋后地去摘槐花。槐花很娇嫩，不需用力，风吹来时，左摇右摆，雪花般落一地，我们就捡起来放在箩筐里，便满载而归了。

父亲喜欢花草，院子里种了几棵月季，闲时就去侍弄一番。记忆中的家乡庭院，在父亲的打理下，总是芳香四溢的。也许是情怀，也许是身处在水车马龙的城市，我愈发向往往年的故乡，愈发怀念和故乡一起走过的童年时代。

每年春天是最忙的时节。在一片片明晃晃的水田里，晃动的是农人们插秧忙碌的身影。而我们孩子，没有任何劳作，此时最是开心。母亲常常很早起来做饭，我们吃了粥饭就上学了。母亲做的粥和小菜，那特有的味道至今仍留在记忆里，连同她年轻时的飒爽风姿，一同雕刻进脑海。春天的午后，是“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的诗情画意。明媚的阳光洒满田野，我们就在羊肠小道上边走边跳，一路欢声笑语来到学校。小时候的欢乐总是简单绵长，长大后的我们，却又为何这么多的忧伤？童年的快乐，已珍藏在我心里，忆起，便是温暖；忆起，便是温馨。

乡村的夏天，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更是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欢乐。知了的叫声在耳边响起，耀眼的阳光扑进窗台。此时，睡意全无，就早早起来，看着母亲端起一大盆衣服，在院子里洗呀洗呀，咯吱咯吱的压水声，回荡在整个院子里。清凉的井水洒在脚上、身上……中午，大人们就关起门窗，拉上窗帘，与外面的火热的世界隔离开来，铺一床凉席放在地上，好好享受片刻的闲暇。母亲拿起蒲扇，扇着扇着，就进入了梦乡。我们常常乘着这个时机，偷偷溜出去，去菜园里摘瓜，到葡萄园摘葡萄。夜晚，乡间的蚊虫很多，房屋里闷热，父亲就支起竹床在院子前面的空地上，和邻居们聊天，这时候聊的最多的是鬼故事，每每听到这里，我们都吓得直打寒战，可我们哪里会得了这么多，一直听到隐隐睡去。

阵阵秋风刮起，不觉间，又到了秋天。秋天是收割的季节。我没有去过地里，也就没有体验过农忙辛苦。印象里，大人们会请人帮忙一起收割稻子，到了晚上，把收割回来的稻子放在打稻场上让牛拉着石碾不停地碾压，直到稻子全部落下来。打稻场上挂起汽油灯，那亮光是平日里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们就兴奋地在谷堆上打滚，柔嫩的谷穗散发出的清香，“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此情此景，何等贴切，何等诗情画意啊！直到今天，当我面对皎洁的明月，静在恬静的夏夜时，故乡的那份根深蒂固的泥土气息，依然柔韧于我的心中……

冬天，呼啸的北风从村子的树梢吹过，常常在黎明打开门一看，门前的那些树上都挂满了晶莹剔透的冰条，一片银晃晃的冰雪世界。童年的雪下得总是很大，大片大片的雪花落下来，积得厚厚的，踩上去松松软软，没过膝盖，这时候夜晚来得迟了，皑皑白雪照亮了天空，我们就着雪光，在村前村后玩耍。雪停了，接下来的几天，小河就会结冰，冰结得厚，我们就在结了冰的水面上玩滑冰游戏。伴着严寒冬天的来临，也就意味着快要过年了。每到过新年，母亲都会给我们置办一身新衣服：新棉袄、新棉裤、新棉鞋，穿着既体面又暖和。遇到困难时期，不能买新衣服，母亲也会用她那双手巧为我们改出一套新衣服来。

童年时光，总是伴着母亲的记忆，一路走来，走过了四季，也走过了童年。忆童年，虽然清苦，可童年往事充满了温情，在悠远的生活节奏里，彼此真诚，彼此善待，亲戚邻里之间就像一家人一样和睦相处，从不设防。

故乡渐行渐远了，现实里已经找不到故乡的身影，唯一能见到的就是母亲沟壑般的皱纹里，仍保留着儿时的往事，印刻着故乡的过去。母亲的淳朴与故乡一起撩动着我这颗历经世事的心，世事纷扰，也许沧桑了容颜，苍老了心情，可是对母亲的依恋、对故乡的守望，已经深深镌刻在血液里。故乡，永远与母亲相连。



黎爱萍 摄



黎爱萍 摄

下午五六点钟，看着一桌子的菜，家人团圆开饭啦……这一切的一切，无不彰显着浓浓的年味。

年，对我们的下一代而言，虽然没有了穿新衣、放鞭炮的喜悦和冲动，却多了些笃定和责任。为了自身的前途，为了家人的幸福，为了社会的进步，而忙碌奋斗了一年的他们，在年末，终于可以暂时放下烦恼，放下压力，回到可以包容自己一切的家中。

也许，有些人会抱怨过年走亲戚的种种繁琐，也会比较着今年的春晚和过去春晚的不同，但当一家人坐在一起，感慨于一年来的付出与收获，桌上的几杯小酒，窗外的远近烟火，父母的些许唠叨，还是会让你叹一声，还是家里好，还是过年好！

其实，年味并没有淡去，淡了的是我们对年味的感知，浓了的是我们对旧日时光的感念。所以，无论社会怎样进步，时代如何变化，有家的地方，年味就永远不会淡！

正月十五大似年

李成林

喝彩欢呼。

春节前的那几天，父亲非常忙碌，白天在生产队里劳动，晚上则和儿子一起扎花灯，糊龙灯。父亲有一双布满老茧的劳动者的手，但干这些细致活，不比那些专业的技术艺人差。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没有钱购买材料，他因陋就简，总能把这些物件装扮得活色生香。比如，他用丝绵纸染上各种颜色，糊起来的彩灯晶莹剔透，用大红被面扎的龙灯大气喜庆。

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父亲和他的玩伴们走村串户，舞龙灯，划旱船，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一般是先去烈军属家门口演出，然后去一般村民家。他们“宁有一村，不有一家”，到了谁家的门口，都会有鞭炮相迎，有瓜子花生招待，人们像迎接财神一般迎接他们，家门口热闹热闹，寓意一年红红火火。

我们这里有一响(午)过十五晚(上)过年”“年三十的火，正月十五的灯”的习俗。元宵节晚上的活动比过年

还要丰富许多。这天，家家户户都会张灯结彩，很多人的门口都挂有竹篾编成的红纱灯笼，灯笼上面写有“福”“寿”“春”等吉祥语。父亲他们的演出队穿插在居住比较集中的村庄前，此时，庄子里的大人小孩都会挑着不同的灯笼，照亮庄院前的稻场，让他们在这里划旱船、舞龙灯、唱花灯。此时，周围有兔子灯、猴子灯、小羊灯、方形灯、圆形灯，五花八门，十分壮观。各种灯笼穿梭往来，大人小孩欢聚一堂，煞是热闹。

场院外，还有成群结队的青少年在空旷的山场或田地间的空场上撒花球。花球是用黄桷树叶串成的，他们或悠或抛，在夜空里划出美丽的弧线，给元宵节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

现在，元宵节晚上，是烟花的主场。紫嫣嫣的烟花，将夜空装饰得绚丽多彩。但美丽有余，而热闹不足。我常常想起小时候的元宵节，想念那种属于年节的喜庆与喧嚣。

金田畝轶事

雨瑞

金田畝是大别山里的一个行政村，早先也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近些年，当地政府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扶贫措施，使得多数贫困户得以脱贫致富。金田畝村原先的19户贫困户，眼见着已有18户脱贫，仅剩一户没有达标。这户的户主，叫朱全忠，他有一个绰号，叫朱大嘴。这绰号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此人嘴巴大，好吃能吃；二是说他话多，爱叨叨。朱大嘴家四口人，老婆腿脚有些不便，两个孩子皆未成年，在上小学。

三年前，县里下派了一批驻村扶贫工作队，到各贫困村兼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派到金田畝村的是一位28岁的小伙子。姓许名慎，原是县民政局的干部。许慎来了以后，干了不少实事，比如争取创业资金补贴，争取无息贷款，争取新农业创业项目，还通过县有关部门的支持弄来了一些生产生活物资。

按说这位小许书记已经干得很不错了，但还是有人向县里写了投诉信，状告他的种种不是。这位写信的人，便是朱大嘴。朱大嘴在信中说，许书记扶贫不公，对贫困户有的重视有的轻视，扶贫资金有的发有的不发，是看人下菜碟，以权谋私。

信寄出去后却一直没有下落，也没见上级来人调查处理许慎。许慎依然不给朱大嘴发补贴办贷款，甚至连家家都有的一些帮扶物资也没朱大嘴的份，这让朱大嘴忿忿不平，更是逢人便说许书记的不是。

其实许慎之所以没给朱大嘴发创业补贴和贷款，是因为不管是钱还是物资，只要一到了朱大嘴的手上，过不了几天就没了。朱大嘴好吃懒做，手上只要有块钱，马上就会上集去买些好吃的花掉。不光钱存不下来，就连村里的芝麻种、黄豆种、蚕豆种都让他炒炒吃了。真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烂泥扶不上墙，谁也没辙！

有一次，朱大嘴到村部找小许书记申请补贴和贷款，结果一分钱没要到，还让小许书记羞辱了一顿。真把朱大嘴气了个半死。眼看村里原先与自己一样的贫困户都过上了好日子，而自己家里还是一贫如洗，朱大嘴心里也真不是个滋味。

世上的事要稀奇也就奇。就在朱大嘴想走投无路一筹莫展之际，一天早上，村里忽然来了一位外地的企业家，此人姓陈，想在金田畝投资个项目。在与村民们闲聊时，这位陈总说他的父亲曾与这里的一位名叫朱永海的人是好朋友，还曾帮过他们家的大忙。村民们说朱永海早已不在了，但他的儿子仍住在村里，于是便把陈总带到了朱大嘴的家里。

突然攀上陈总这棵高枝，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朱大嘴异常热情兴奋，但家徒四壁，没啥可招待的，只好向邻居借了一把茶叶为陈总沏了一壶茶。

陈总倒也并不在意招待什么的，便与朱大嘴闲聊，说村里的闲置土地可建蓝莓种植园。近些年来，蓝莓在水果市场上十分走俏，价格居高不下，前景可观。他说他愿意投资，希望朱大嘴能帮他负责实地监管。朱大嘴一听这话，兴奋得大嘴都合不拢了，连说“可以可以”。

说干就干。一周后项目就开工了。陈总偶尔过来看一眼，平时里便由朱大嘴负责。但陈总说了，朱大嘴只有施工管理权，没有资金使用权，也就是说，他手上沾不了钱。虽然如此，朱大嘴还是十分满意。毕竟有了小老板的感念。手上虽无钱花，但陈总安排搞了个员工小食堂，吃喝就不用花钱了。

自从接了这个差使，朱大嘴想偷懒是不行了。每天得一早起床，到园子里安排员工干活，还要处理日常事务。后来为了方便，他干脆搬到园区里的简易工棚里去住了。几个月下来，人也瘦了不少。

一晃两年过去了。园子里的蓝莓已经长成成果。这一天，陈总带了些酒肉过来，让几个平时做维护的员工一起喝一杯。酒过三巡，陈总笑着对朱大嘴说：“这个园子一共有120亩，你辛苦了两年，我划出30亩给你，算是给你的报酬。以后你就把你自己的园子打理好，估计也够你一家基本生活了。”

朱大嘴一听，大感意外。这一来，自己便成了这30亩园子的真正的老板了！兴奋之余，朱大嘴说：“陈总，我父亲不在了，但我一直想代表家父去看望一下您的父亲，可以吗？”

陈总淡淡一笑，说他的父亲其实并不认识朱的父亲，这只是他编的一个故事。朱大嘴一听，懵了，问：为什么？

陈总抿嘴一笑，说：“是有一个让我这么编的，也是为了让我们之间交往显得自然一些。”

“这人谁呀？”

“许慎。他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本栏责任编辑：谢菊莲 E-mail:46743672@qq.com